中外文學

444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我們的歐美

第四十三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三月

DOI: 10.6637/CWLQ.2014.43(1).191-195

文化認同與知識生產的地方性

來自前現代領域的觀察 *

Alexa Alice Joubin**

謝謝王智明精心籌劃這個精彩的研討會。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參與討論，並且回應諸位的精闢論文。

這個會議的官方語言包括中文與英文兩種語言。語言的選擇看似理所當然或支微末節，但是其實是個很重要的議題。我們應該花一點時間討論知識生產與學術交流的語言問題。這個問題不只與後殖民台灣情境相關，其實也與微妙的台美關係（今天大會的主題）息息相關。作為一個亞美研究的學者，作為一個亞裔的美國學者，我們究竟用中文與英文閱讀、書寫與演講的意義何在，其間有何區別？我認為這些問題不只與史書美教授所提及的知識上的「連結化」（hyphenization）相關，也與亞裔學者長期的連結化存在狀態有關（也就是說亞裔學者身為一個存在於中西之間的主體和客體）。如何考慮這個左右逢源（或左右碰壁）的狀態所造成的情感與感受（affect）是很重要的。語言不僅是文化認同的問題，語言也對亞美文學的生產與接受有莫大的影響。我想回到單德興教授適才提出的觀點來思考，即亞洲學者與讀者對亞美文學抱持著一種「特殊的親切感」的這個問題。

---

* 本文初稿由王智明中譯，特此致謝。

** 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美國華府喬治華盛頓大學英美文學系正教授，英國史特拉福國際莎士比亞會議永久會員，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Scaglione比較文學專書獎得主。她在2013年於喬治華盛頓大學創辦數位人文研究院，並應邀於美國國會聽證會發表演說探討「21世紀人文關懷」，今年獲選為傅爾布萊特全球莎士比亞研究傑出講座（Fulbright Distinguished Chair）。

中外文學・第43卷・第1期・2014年3月・頁191-195。

所謂「特殊的親切感」可以被看作是某種想像的連結，把你自身所擁有的語言能力、文化認同和你所閱讀與研究的文字連結起來。然而，亞洲人不一定有亞洲視角，因為擁有相同的文字與認同不保證你一定在這個題目上會比別人知道得更多。而這樣的預設往往會造成很大的問題。比方說，大學裡的行政主管可能會說，「我們學校需要一個亞美研究課程，因為大部份的學生是亞裔或來自亞洲，因此他們一定得讀亞美文學，這對他們很重要」。這樣的說法就預設了認同、語言與研究對象的一致性，好像因為你有亞裔身份所以你一定會對亞美文學感興趣。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個白人同事渥德教授（Gayle Wald），是一個著名的黑人文學及音樂學者。她對這樣的預設就很感冒，她認為這其實是一種「反向的種族歧視」（reverse racism）。或許有些人認為語言、種族、認同與文化所有權應該是一致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拙著《莎士比亞中國行旅》（*Chinese Shakespeares*）就是要挑戰這樣的預設，並指出一般普遍認為是西方人才懂得欣賞的「莎士比亞」，其實早被西方以外的文化所接受、挪用和改編，以致於莎劇的文化詮釋權與所有權不必然是英美人士所獨有的，非西方人的理解也未必就不如西方人。另外一個我在書中提出來思考的問題是知識生產的自我殖民。在亞洲的莎士比亞研究應該跳脫自我殖民的「本土情報員」（native informant）心態和預設立場。我們必須時時反思：是否因為自己出生或者住在某地，就「自然」擁有對於某地表演傳統或者表演文化的發言權？我想沒有人會滿足於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能為西方既有的理論基礎研究做注腳。

雖然我自己不是亞美研究學者，但是我認為如何理解與反思這樣的種族、語言與文化預設，對這個工作坊所討論的主題是重要且適切的。因此我在2013年美國的MLA年會籌劃了一個圓桌論壇，討論MLA與東亞研究可以有些什麼對話，為彼此的發展發揮什麼影響？這是一個有趣的嚐試，也將會是一個持續性的對話，不過試想：是不是每個參加MLA年會的人都會有相同的經驗？同屬東亞研究的學者也不一定會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我們必須試圖跨出自己的空間去思考，因為學術界裡不是只

有東亞研究一個學科而已，就好像歐美研究也不是鐵板一塊。MLA的嘗試令人興奮，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試圖跨出自己的領域與他者對話。

接下來讓我用自己的研究領域來探討知識生產的在地性，並邀請各位同我一起思考「前現代」（early modern，又稱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期的研究目前面臨的挑戰。當然亞美研究主要座落於當代，但是看看別的領域與時代的發展也會有助於我們對亞美研究的思考。不只是前現代研究，如現代英國文學、莎士比亞研究等領域，傳統上也都是白人意識形態主導的研究領域，然而這些領域都經過了劇烈的變動。問題是，這些變動是否帶進了在地的色彩？

在這裡我呼應陳春燕與蕭立君上午所提出的問題。在台北發展的莎士比亞研究與在倫敦發展的莎士比亞研究是否應該有所不同？他們各自發展的狀況、學術的品質又如何？我認為在台灣的前現代與莎士比亞研究開始變得越來越有地方特色，但是整體而言，抗拒改變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的。比方說，在高雄的蘇其康老師和王儀君老師引進了海洋與跨文化的主題，挑戰了既成的典範，也提供台灣在地研究莎士比亞的另類可能。但是某些議題的思考仍然抗拒著這樣的典範移轉。另一個問題是，如前所述，前現代與莎士比亞研究經常被「特殊的親切感」這樣的預設立場所干擾。

傳統上，這些都是白人男性學者主導的研究領域，所以要進入這些領域的學者必須與其種族與性別預設拼搏，也因此這些領域裡的非白人女性學者少之又少。雖然如此還是有成功的範例：來自阿根廷的傅克斯（Barbara Fuchs）是洛杉磯加州大學的著名學者。她研究前現代的西班牙，並主張擁有西語能力對於研究前現代英國越來越重要，但她的聲音是微弱的少數。其他學者，如維克圖斯（Daniel Viktus），研究的是伊斯蘭世界與前現代英國的關係；霍爾（Kim Hall）則把種族議題帶入了前現代研究。這些努力都很重要，但也很困難。我認為自己非常幸運，因為在多元且文化機構齊聚——國會圖書館、佛傑（Folger）莎士比亞圖書館、史密森尼（Smithsonian）圖書館、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EH）、傅爾布萊特基金會、各國大使館、蔣經國基金會等——的華府工作，從而可以和許多不同領域的本地和外國學者交流，這也使得我感覺到所謂的「亞美研究」或許不應侷限在亞裔美國認同而已，而是要把亞裔與種族的問題帶到不同的領域裡去挑戰、反思與重構既成的學術範式，思考不同的問題。所以，我和在華府地區進行前現代研究的亞裔學者組織了名為「華府地區中古與前現代亞美研究者」（DC Asian American Medievalists and Early Modernists）的團體。我們希望有一個正式的組織來討論我們在各別領域裡所遭遇的挑戰。這是很獨特的，因為我們所研究的主題與我們自身的認同並不相關，或是說認同與研究並沒有政治與文化意義上的一致性。這與一般意義上所理解的、以文學和電影研究為主導的亞美研究不太一樣。

在研究上，究竟我們想要和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在地色彩？比方說，之所以台北的莎士比亞研究與倫敦的莎士比亞研究不同，就在於在地色彩的差異。但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們真正在研究的又是什麼呢？如果覺得台灣或台裔的學者用英文發表莎士比亞論文就只能探索「在地」（即台灣）的改編，那就稍嫌狹隘。如果你看一下在歐美中心地區所進行的莎士比亞研究，他們一定都有什麼在地色彩嗎？事實上，這些研究大都很有歷史距離感。他們試圖在經典文學中萃取超驗性的真理。我認為我們不需要抗拒經典，但必須重新閱讀經典。至於在地色彩與來自台灣的理論，如果有的話，重點也不該是「在地」本身，而是從中透露出來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以及研究者試圖表述與傳播的語言和歷史。想像你要寫一本非常重要的理論性著作，像是波蘭學者寇特（Jan Kott）如今已成為經典的《我們同時代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那你是用中文還是英文呢？如果你想要「去殖民」（decolonize）一個研究領域，那麼你是要堅持使用一個少數人才看得懂的語言，還是「臣服」於英文呢？研究語言的選擇是政治姿態還是方便巧門？這我想目前我們還沒有一致或簡單的答案。

最後，我想稍微談一下克里斯托弗・康利（Christopher Connery）教

授在演講中所提及的網路文化與亞洲人文研究的互補關係。我對新興的網路文化既不樂觀也不悲觀，因為它不會比其他的文化場域來得更好或更差。網路文化當然暗含民主化的力量，但它也可能只是一種行銷修辭。作為新的研究工具與範式，數位人文能夠提供給我們比較有價值的是一種莫瑞提（Franco Moretti）所說的「遠距閱讀」（distant reading）的能力。我不認為遠距閱讀必須是「細讀」的對立。它只是處理資訊的另一種方法而已。不過，如何處理「巨型資料」（big data）確實是下階段數位人文研究的重要課題。讓我如此作結：文化認同與知識生產的地方性是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課題， 但是數位文化和數位科技的介入，給21世紀的人文精神帶來新的挑戰和契機。數位科技對在地性的挑戰在於快速傳播與複製的功能有可能給人一種全球化等於求同除異的誤解。網路世界其實不是虛擬的，更不是無國界的，而是非常具體的物質的一個存有。網路訊息來自於特定的座標，只能透過有形脆弱且有諸多限制的光纖或海底電纜傳輸；要取得想要的資訊，你就必須經過這些端點，穿越及克服這些端點的文化、空間與語言限制。同時數位科技也提供了新的工具讓我們從更高更遠的角度反思人文知識的生產與消費脈絡。

引用書目

Huang, Alexa. *Chinese Shakespeares: 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9.

Kott, Jan. *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 New York: Norton, 1974.

Morreti, Franco.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airiti Library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文化認同與知識生產的地方性：來自前現代領域的觀察

doi:10.6637/CWLQ.2014.43(1).191-195

中外文學, 43(1), 2014

作者/Author： Alexa Alice Joubin

頁數/Page： 191-19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4.43(1).191-19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最完整的學術整合查詢平台—華藝線上圖書館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 Find more academic articles on Airiti Library